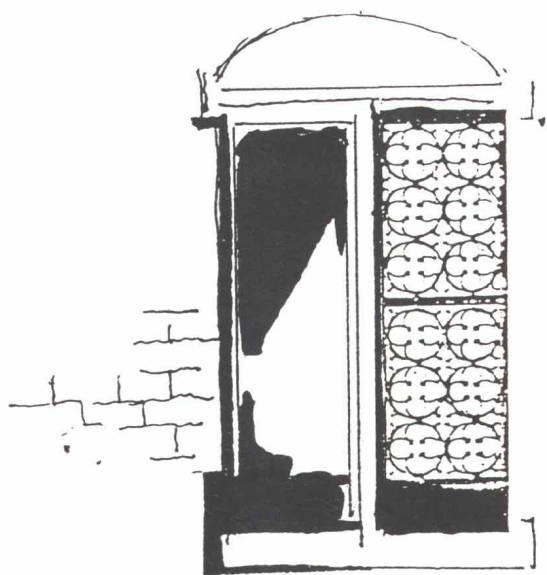


胜过死亡



〔法〕莫泊桑 著 桂裕芳 主编 桂裕芳 译

· 世界小说书系 ·



世界小说书系

胜过死亡

长

篇

说

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桂裕芳 主编

桂裕芳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世界小说书系

胜过死亡

长篇小说

[法]莫泊桑 著

桂裕芳 主编

桂裕芳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.875 印张 296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5,000 定价:15.20 元

ISBN 7-5434-2562-9/I·243



莫泊桑(1875)



莫泊桑的母亲



莫泊桑的祖父(上左)、叔叔(上右)
婶婶(下左)、弟弟(下右)



德·比尔内夫人的马车

目 录

胜过死亡	桂裕芳 译 (1)
第一卷	(3)
第二卷	(96)
我们的心	桂裕芳 译 (217)
第一卷	(219)
第二卷	(254)
第三卷	(341)
三钟经 (片断)	桂裕芳 译 (381)

胜 过 死 亡^{*}

桂裕芳 译

* 1888年4月，莫泊桑在南部城市夏纳构思这本小说，写出梗概：爱情故事和上流社会风俗画。1889年春，小说发表在《画报杂志》上，很快便由奥伦朵夫出版社出单行本。小说特别受到年轻作家的推崇，他们纷纷前去谒见莫泊桑，尊之为大师。中译本据 Louis Conard 出版社 1902 年版译出。

第 一 卷

第 一 章

阳光透过开着的大天窗射进这间宽大的画室。方方的大天窗外是明亮的碧空，它深邃无垠，偶尔有一群群小鸟迅速掠过。

这是个朴实无华的房间，天花板很高，处处挂着帷幔。欢快的阳光射到室内，亮度随之减弱，变得柔和，照在帷幔和门帘上显得有气无力，连阴暗的角落都几乎照不到，在那些角落里只有金色的画框像火一样发光。宁静和睡眠仿佛被囚禁在这间屋子里。这是艺术家居室的宁静，心灵曾在这里付出过劳动，思想曾在这里栖息、兴奋、全力拼搏，而一当它平静下来时，一切都显得疲惫和沮丧。生命旺盛期已过，一切都似乎死去。家具、帷幔、画布上未完成的肖像，一切都在安息，仿佛整个屋子因主人的劳累而感到疲惫，仿佛它参与了主人日复一日的奋斗，曾与他一同操劳。空气中飘着一股令人麻木的、含混的气味，这是颜料、松脂和烟草的气味，这气味也渗入了地毯和座椅。燕子从开着的天窗上飞过，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啾鸣，从闹市隐约传来持续而含糊的嘈杂声，除此以外，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沉重的寂静。室内也没有任何动静，只是时不时地有一小

团蓝色烟雾升向天花板，这是躺在长沙发上的奥利维埃·贝尔丹在慢腾腾地吐烟圈。

他茫然地看着远方的天空，正在思索新的主题。他要画什么呢？此刻他心中无数。他不是一位胸有成竹、十分自信的画家，而是一个忐忑不安的人；他优柔寡断，所以常常在艺术表达方式上举棋不定。他有钱，有名，而且得过各种荣誉，然而，在将近晚年的时候，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到底是什么。他得过罗马奖^①，捍卫过传统，在其他画家之后也画过历史上的大场面，后来，他一改画风，采取以活人为主题的现代题材，但笔下总不免有古典的痕迹。他聪明、热情、勤奋，对不断变化的梦想十分执著，对所熟悉的这门艺术十分热爱；他纤细而敏感，因此他的作品堪称精品，表现出充满灵活性的非凡才能，而这种才能应该部分归功于他的犹豫不决及对各种体裁的尝试。他的作品一夜之间走红，被誉为优美高雅、规矩典范之作。这种舆论影响了他的天性，使他没有成为他原本会成为的那种人。从初露锋芒开始，他在不知不觉中就努力讨好公众，悄悄地改变自己的道路，削弱自己的信念。这种想讨好他人的愿望在他身上以各种形式出现，并且大大促进了他的声誉。

他的举止彬彬有礼，生活井井有条，穿戴也很得体，擅长舞剑和骑马，曾经以强健与灵巧著称，这些都往他那日益增长的声誉上添加了不少小名气。他的第一幅画《克莱奥帕特》一鸣惊人，一夜之间轰动巴黎。巴黎赞赏他，为他庆祝，于是，转瞬之间，他进入了为上流社会所瞩目的杰出艺术家之列；这类艺术家往往在布洛涅森林可以见到，他们是众多沙龙的争夺对象，而且，年纪轻轻就被接纳进法兰西研究院。奥利维埃·贝

^① 这是罗马为青年艺术家设立的奖。

尔丹以胜利者的姿态，在全巴黎的赞同下进了法兰西研究院。

好运气就是这样地疼爱他，抚爱他，一直伴他接近老年。

他感到外面阳光明媚，精神一振，思索一个富有诗意的主题。他抽着香烟又刚吃过午饭，因此有点麻木迟钝；他在遐想，目光盯着空中，在碧空中勾画出一些速写的图形，例如在森林小径或大街人行道上的漂亮女人，或者河边的恋人，总之，他所喜欢的种种关于爱情的奇想。这些勾画在天空的形象不断地变化，在他那充满彩色的幻觉的眼中显得朦胧和变幻不定。燕子像箭一般不断地掠过天空，仿佛要将形象一笔勾销。

他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他想象出的形象都与他已经画过的形象相似，他想象出的女人都与他的艺术灵感所创造过的女人同族，或者是她们的女儿，或者是她们的姊妹。一年以来他时时担心自己被掏空了，才思枯竭，找不到新的灵感，这种担心原先是朦胧的，现在则明确了，因为他再没有能力想象新颖的主题，再没有能力发掘未知的东西。

他懒洋洋地站起来，翻翻画夹中被扔在一边的草图，看能否找到一点灵感。

他一面吐着烟圈，一面翻着收藏在那个旧衣柜里的简图、速写、素描等等，但一无所获，他很快便感到厌烦，再加上腰酸背痛，于是扔掉香烟，用口哨吹起一支流行小调，弯下腰，从椅子下面拿起一个随意扔在那里的、沉甸甸的哑铃。

他用另一只手掀去一面镜子上的遮布，这面镜子是他用来纠正模特的姿势、核对透视法、检验真实性的。他来到镜子前面，对着镜中的自己摆弄起来。

他在画家中曾以大力士著称，后来又在社交界以英俊著称。如今他年岁已大，不如当年那么潇洒了。他高大魁梧，虎背熊腰，虽然每天练剑，经常骑马，但肚子还是稍稍鼓了出来，就

像从前的角斗士一样。头部也有变化，但仍然引人注目，英俊不减当年。粗短的白发与浓密的灰白眉毛使他的黑眼睛更炯炯有神。他像老兵一样蓄着浓密的小胡子，胡子仍然是棕色，使面孔显得出奇的强健及高傲。

他并紧脚跟，直挺挺地站在镜子前面，用肌肉发达的手臂举着重重的哑铃，作各种规定动作，而且满意地看着这项安详有力的手臂运动。

突然，在镜中的画室深处，门帘被掀开了，露出一个女人的脑袋，仅仅是一个东张西望的脑袋。接着，他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：

“这里有人吗？”

他一面转身一面回答说：“有。”他将哑铃扔到地毯上，以尽量灵巧的姿势朝门口跑去。

进来的是一位身着浅色衣服的女人。他们握过手后，她问道：

“您在锻炼身体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学孔雀展翅，被您给撞上了。”

她笑笑说：

“门房的小屋是空的，我知道您这时总在家，所以不经通报就进来了。”

他瞧着她：

“哎呀！您真美。多潇洒呀！”

“是的，这是一件新衣服。漂亮吗？”

“太美了，十分和谐。啊！可以说今天的颜色配得太好了。”

他围着她转圈，摸摸料子，用指尖理理皱褶，像裁缝一样十分在行，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用艺术家的思想和运动员的腕力来操纵画笔，来绘制千变万化的服装款式，来揭示被囚禁在丝

绒、丝绸和雪白花边下的女性风采。

他最后说：

“很成功。这件衣服对您很合适。”

她任他欣赏，很高兴自己显得漂亮，讨他喜欢。

她不太年轻，但姿色未减。她个子不太高，稍稍发胖，但皮肤仍然很有光泽；四十岁的身体别具一种成熟的风韵，像玫瑰花一样无止尽地盛开，直到有一天，开过了头，倾刻之间飘落到地上。

她披着一头金发，充满了巴黎女人的机敏和青春朝气。巴黎女人从来不老，总有一股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和取之不尽的耐力；她们能在二十年中保持原样不变，她们是无法摧毁的，经久不衰的；她们最爱惜的是她们的身体和健康。

她掀开面纱，低声说：

“怎么，不亲吻我了？”

“我刚抽过烟。”他说。

“呸！”但她还是伸出嘴唇，“我认了。”

于是他们相互亲吻。

他接过她的阳伞，替她脱去春季外衣。他的动作敏捷而准确，对这件事十分熟悉。她在长椅上坐了下来，他关切地问道：

“您丈夫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，他此刻大概正在众议院讲话哩。”

“哦！关于什么？”

“大概关于甜菜或者油菜籽吧，和往常一样。”

她的丈夫德·吉雅罗瓦伯爵，是厄尔省的议员，专门负责农业问题。

她看见在画室另一头的角落里有一张她没有见过的草图，便走了过去，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是我刚刚开始的颜色画。这是德·蓬泰芙公主的肖像。”

“您知道，”她严肃地说，“如果您又画女人像，我就把您的画室给封了。这种画，我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。”

“啊，”他说，“总不能把安妮的肖像画两次吧。”

“但愿不至如此。”

她以对艺术颇有研究的眼光端详那副刚开始的颜色画，她往后退，又往前挪两步，用手遮在眼睛上方，寻找最恰当的角度，最后她十分满意地发表意见说：

“很好。您的颜色画很成功。”

他很得意，喃喃地说：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这是一种精细的艺术，需要高超的技巧。普通画家是做不到的。”

十二年以来，她不断地促进他对高雅艺术的爱好，不让他回到简单的现实中去。她对世俗美的癖好暗暗影响了他，使他追求一种矫揉造作的风雅。

她问道：

“公主这人怎么样？”

于是他仔仔细细地描述一番，从衣着服饰讲到精神气质；这些详尽的细节能满足女人们嫉妒而精细的好奇心。

她突然问道：

“她向您卖弄风情了吗？”

他笑了，发誓说没有。

于是她将两手搭在画家肩上，死死地盯着他。她那蓝色的虹膜上有些隐约的小黑点，仿佛溅上了墨水，虹膜中央的圆圆的瞳孔在颤动，发出热切的询问。

她再次低声问道：

“真的，她没有卖弄风情？”

“啊，真的没有。”

她又说：

“不过，我也放心。您现在只能爱我。要爱别的女人已经晚了。太晚了，可怜的朋友。”

他心头难受地抽搐了一下，中年男人在听到别人谈到自己的年龄时往往都是这样。他喃喃地说：

“今天，明天，昨天，我生活里只有您，安妮。”

她挽起他的胳膊，回到长沙发前，让他在她身边坐下。

“您刚才在想什么？”

“在寻找主题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在寻找吗？”

“您这几天干什么了？”

他只得告诉她接待过什么客人，参加过什么宴会和晚会，有过什么谈话，又听到什么闲话。他们两人都对社交活动中这种常见的、毫无意义的小事感到兴趣。争风吃醋，公开的或被怀疑的私通，无休止地重复对某人某事某观点的看法，这一切构成了巴黎生活，它像一条混浊动荡的河流卷走了他们的思想。他是艺术家，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，她是保守派议员的高贵夫人，所以他们两人认识各个社交圈里的各色人物，并且对法兰西式的闲聊颇为擅长；这种闲聊琐碎平俗，在和颜悦色之下恶言伤人，貌似风雅幽默，其实俗不可耐，华而不实，那些擅长此道的舌头可以大显身手，赢得赞扬。

“您什么时候来吃饭？”她突然问道：

“什么时候都行。您说哪天是您的接待日。”